

西方科幻小说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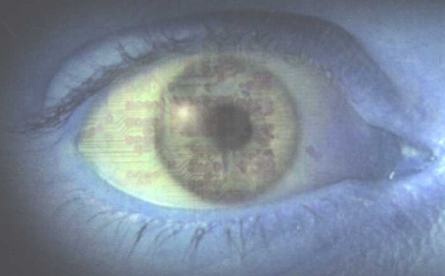
终极秘密

L'ULTIME SECRET

Bernard Werber

(法) 贝纳尔·韦尔贝 著

吴岳添 译



海天出版社

终极秘密

(法) 贝纳尔·韦尔贝 著

吴岳添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秘密/(法)贝纳尔·韦尔贝著;吴岳添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7

(西方当代科幻小说译丛)

ISBN 7-80654-716-9

I.终... II.①贝...②吴...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29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q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何志红 封面设计:刘 晖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张 玫 陈 军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83460670

深圳市宜发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26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21.00元

图字:19—2002—008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场	疯子们的主人	1
第二场	头顶下的风暴	123
第三场	头颅里的宝藏	291

第一场

疯子们的主人

1

是什么在促使我们行动？

2

他巧妙地把他的后向前走了一步。

在戛纳电影宫静悄悄的大厅里，戴着玳瑁眼镜的男人在迎战电脑“深蓝 IV”，以争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桂冠。他的手在颤抖，他急切地在自己的口袋里搜寻着。他一直想停止抽烟，但是压力太大。

顾不得了。

香烟叼在嘴上。一股含有焦油的、美妙的烟草气味被吸入了他的喉咙，然后从鼻孔中喷出来，沿着窗帘的天鹅绒和红色的安乐椅飘拂过去，在大厅里弥漫成金褐色的烟雾，形成一些环状旋涡，柔和地扭曲着，呈现出无数的 8 字形的图案。

对面：电脑，一个一米高的钢质立方体，这时候已经浑身发烫，散发出一种从通风栅栏中过滤出来的、带着臭氧和热铜味的气味。

男人脸色苍白、筋疲力尽了。

我要赢，他想。

在几块巨大的屏幕上，电视摄像机在直播他目光焦灼的憔悴面容。

这间豪华的大厅里站着将近一千二百人，全都张着嘴，注视着这个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男人，这是一幅奇特的景象。只有一个沉思着的男人。

舞台的左面：一把胭脂红色的安乐椅上有一个盘腿坐着的演员。

中间：一张桌子，一副国际象棋，一架有两个刻度盘的电木摆锤。

右面：一个有铰链的机械臂，由一根电缆与一个巨大的银色立方体相连，上面用哥特式字体刻着：深蓝 IV。三脚架上的一台小摄像机，使电脑可以看到棋盘。只有摆锤发出清晰的声音：滴、答，滴、答。

这场艰巨的对抗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他们今天是从六点钟开始下棋的，没有人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忽然一阵嗡嗡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一只苍蝇闯进了大厅。

不要分心。

人与机器势均力敌，各自赢了三局。谁赢了这一局，谁也就赢得了比赛。他擦了擦额头冒出的汗珠，捏碎了烟头。

对面的机械臂伸过来，黑马被机械手移动了。

“深蓝 IV”在屏幕上打出了“将”的字样。

大厅里一阵喧哗。

钢质的手指随即压在摆锤的按钮上。它一秒一秒地响着，提醒戴玳瑁眼镜的男人。他也在与时间搏斗。

电脑思考的速度更快，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苍蝇在飞舞，它利用大厅辽阔的天花板翻着令人眩晕的筋斗，每翻一次都离棋盘更近一些。

男人听到了苍蝇的声音。

集中精力。要特别集中精力。

苍蝇又来了。

男人试图使自己不受干扰。

注意看棋。

棋盘。人的眼睛。后面：视神经。枕叶的视觉区。皮质。

在棋手灰色的物质里是战斗的骚动。几百万神经元都被激活了，在它们的全部长度上，微小的放电融合着它们的神经介质，然后向四肢释放出去，由此产生了迅速而紧张的思想。一些想法就像几百只疯狂的小鼠一样，在他大脑迷宫般的辽阔顶层上奔驰。把目前的棋局与过去获胜或失败的棋局进行比较。还可能走哪些着法。重新开始反方向的神经冲动。

皮质。脊髓。手指肌肉的神经。木质的棋盘。

男人把他的白王走了出来。它暂时得救了。

“深蓝 IV”摄像机上光圈的虹色光环又缩小了。

“分析功能，启动，计算。”

棋盘。电脑的摄像机镜头。后面：光缆、总卡、中央磁卡。

在信息磁卡里：一座通向四面八方的城市，充满了硅楼中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铜、金和银的微粒。电神经冲动就像匆忙的车辆那样，在所有的方向上循环。

机器想尽快地给予致命的一击。把目前的形势与记录其中的数百万盘棋的结局进行比较。

在尝试和估量了所有可能的着法之后，“深蓝 IV”作出了选择。它的机械臂移动着黑车，以堵住王逃跑的最后一个格子。

轮到人走了。

滴——答。

摆锤把标志时间的旗子抬得更高了。

快。如果因时间来不及而输掉就太愚蠢了。

苍蝇公然停留在棋局上。

滴——答，滴——答。摆锤响着。

“噗嗤”，苍蝇阴险地发出了声音，同时用前爪揉着自己的眼睛。

不要去想苍蝇。

在没有对这一步进行充分估计的情况下，长着肌肉的手伸向他的王，接着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走了另外一步。

疯子。

男人以敏捷的动作拿起棋子，压死了停在一个白色格子上的苍蝇。手指随后压在摆锤上，以便重新启动对方的时间。过了大约几秒钟，旗子就要落下来了。寂静得令人窒息。

男人的两个心室断断续续地跳动着。由于跳得太慢，他的肺喘息着发出了声音。他的嘴张开着。

时间停止了。

“将死。”他脱口而出。

大厅里人声嘈杂。

机器确认不再有逃生的余地，于是用机械臂轻巧地抓起它的王放在一边，表示认输。

戛纳电影宫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接着是狂热的掌声。

萨米埃尔·芬舍尔刚刚战胜了电脑“深蓝 IV”，在这之前，“深蓝 IV”一直是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

他垂着眼皮，让自己平静下来。

3

我赢了。

4

重新抬起眼皮的时候，萨米埃尔·芬舍尔发现面前有二十来个记者，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话筒和录音机向他伸过来。

“芬舍尔博士，芬舍尔博士！请！”

比赛的组织者示意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宣布芬舍尔要发表讲话。

一组工程师来拆卸“深蓝 IV”，它的二极管闪了几下之后就不再轰轰作响，然后熄灭了。

棋手登上放在右边桌子后面的讲台。

掌声更加热烈了。

“谢谢，谢谢。”萨米埃尔·芬舍尔抬起双手让大家安静。

他的要求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欢呼声越来越高，在第一阵杂乱的掌声之后，所有的人都使用连拍两下的节奏，以便统一鼓掌。

棋手耐心地用一块白色的手绢擦着额头。

“谢谢。”

掌声终于开始减弱了。

“你们知道，我赢了这场比赛是多么高兴！哦，该死，要是你们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我的……我的胜利，全靠一种秘密的力量。”

大厅里的人都专心地听着。

“从理论上来说，电脑总是胜过人，因为电脑没有心情。赢了一盘之后，电脑既不高兴也不自豪；输了一盘之后，它也既不气馁也不失望。电脑没有自我，它体验不到战胜的狂热，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不恨它的对手。电脑总是集中

精力，下得尽可能好，而不考虑过去受到的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下国际象棋的电脑能够有条不紊地把人打败……至少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

芬舍尔博士微笑着，似乎因说出一个如此简单的事实而感到局促不安。

“电脑没有心情，不过……它也没有‘动机’。‘深蓝 IV’知道，它如果赢了也不会多一些电力或者软件。”

大厅里响起了一些笑声。

“它并不害怕输了之后会被拆卸，而我……我是有动机的！去年就在这个地方，冠军雷奥尼德·卡明斯基败给了‘深蓝 III’，我一直想为他报仇；而更早一些，我想报仇的是在 1997 年，加里·卡斯帕罗夫在纽约败给了‘更深蓝’。因为我把这些失败看成不仅是对这些棋手，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侮辱。”

萨米埃尔·芬舍尔用手绢擦了擦眼镜，然后重新戴上，盯着观众。

“我担心从此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类在下棋时永远不如机器聪明。然而一个有动机的人是没有限度的，就像尤利西斯^① 战胜千百次海难穿越了地中海；就像克里斯朵夫·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就像阿姆斯特朗穿越空间登上了月球。人类如果不再想超越自身就会受到惩罚。同样，你们这些听我讲话的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什么使我早晨起来就听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在使我作出努力？是什么在促使我行动？’”

萨米埃尔·芬舍尔博士用极度疲乏的目光扫视着大厅。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希腊英雄、伊塔克国王奥德修斯（一译俄底修斯）的罗马称谓，他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战争结束后在海上漂流了十年。

“什么是你们生活里的主要动机……也许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他垂下眼睛，似乎在为自己表达得如此激动而感到抱歉。

“谢谢你们的倾听。”

他走下讲台，穿过密集的人群，人们站成一排向他表示敬意，而他则走向他的未婚妻娜塔莎·安德森。

在最后一次向公众致意之后，这对情侣钻进了一辆黑色的赛车，消失在一股卷起的尘土中，尘土在摄影机的闪光中频频闪烁。

5

当天晚上，萨米埃尔·芬舍尔博士被发现死在他的位于昂蒂布角的别墅里，消息是在午夜的每日电视新闻上发布的。摄像机揭示了死亡的地点，人们听到了记者的画外音：

“……悲剧是他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获胜后几个小时发生的。”

摄像机扫过了豪华的前厅和客厅。

“……这个案子非常神秘，调查人员没有发现撬开门锁的痕迹……”

摄像机仔细地拍摄着房间里的物品、家具和艺术品。人们注意到有几幅达利^①的画，以及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雕像。

“……受害者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浴室的门开着，娜塔莎·安德森出现在两个警察之间。她

^①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画家和雕塑家，超现实主义的大师。

尽量遮掩自己的面孔以免被拍摄。虽然没有化妆，她在这种可怕的时刻里依然保持着一种难得的优雅。

出现了一个身穿绿色西装的男子，他向进入别墅的警察们作了一些指示。记者问他：

“局长，您能否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我们在一小时之前才接到死亡通知。”

“是谁给你们打的电话？”

“安德森小姐。”

“是谁害死他的？”

“安德森小姐。”

“您在开玩笑！”

“她声称是她杀死了他……在做爱的时候。”

局长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调查正在进行。一旦有了法医的检验结果，我们会告诉你们更多的信息。请把通道让开，谢谢。”

记者简要地叙述了萨米埃尔·芬舍尔博士的一生：

“……神经精神病科医生，毕业于尼斯医科大学，在医院里晋升很快。四十二岁时被任命为雷兰的圣玛格丽特岛上的医院的院长。他在那里扩建了楼群，他制定了精神病医学新规则，成了他的同行们，特别是巴黎的同行们进行充满敌意的争论的目标。

“出色的国际象棋棋手大多从幼年就开始下棋，而这位迟来的棋手却在一年里就先后成了国际象棋大师和特级大师。三个月之前，萨米埃尔·芬舍尔战胜了冠军雷奥尼德·卡明斯基。后来又战胜‘深蓝 IV’，把世界国际象棋最佳棋手这令人艳羡的桂冠还给了人类。”

电视重新播放了当天比赛的录像，以及这位胜利者的几段

演说。

记者接着回顾了娜塔莎·安德森这位丹麦超级模特的一生：她经历了与一个网球运动员和一个演员的两次不安宁的婚姻之后，成了这位在国际象棋方面有着超常天赋的神经精神病科医生的未婚妻。

记者以他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段话作了结论：

“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腿’的女人，难道能战胜‘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如果这个奇特的假设得到证明，那么无论如何，这将是一次离奇的‘爱死’。”

摄像机匆忙地追随着抬向救护车的担架。记者乘乱掀起了被子，想看清受害者的面孔。

画面上立即出现了死者放大的面孔。

萨米埃尔·芬舍尔博士的面部表情表明，他完全处于心醉神迷的状态。

6

“……爱死。”

在离此九百五十四公里零六百米的地方，以上的声音和图像都被一根抛物线状的天线接收了，天线把信号归结到一块电视屏幕上，最后的接收者是一只耳朵和一只栗色的眼睛。一根手指压着磁带录像机的止动按钮，午夜的每日新闻刚刚被录制下来。

手指的主人呆了一会儿，以便思考一下他刚才看到和听到的事情，然后用一只手拿着一个旧记事本，另一只手拿起一个电话耳机，烦躁地拨了一个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挂上电话后拿起了外套出去了。

下雨了，夜晚的天气很冷。他向大街的光亮处走去。一辆有着灯光标志的汽车缓缓地靠了过来。

“出租车！”

刮雨器响亮地擦着挡风玻璃，无边无际的乌云倾泻着巨大的雨点，雨点不再弹起的乒乓球那样，在路面上砸得粉碎。

这个男人在蒙马特尔的一栋被狂风暴雨拍打着的房子面前停了下来。他核实了一下地址，登上台阶，走向一个平台。在门口，他听出了打拳球的声音和切分音的乐曲。

他按住吕克莱丝·南罗德这块名牌上方的门铃。过了一会，乐曲停止了。他听到了脚步声，门打开了。

一张冒汗的少女面孔出现在微开的缝隙里。

“伊西多尔·卡曾贝格……”

她吃惊地注视着他，他的鞋子周围成了一个水洼。

“晚安，吕克莱丝。我可以进来吗？”

她没有把门链打开，而是继续注视着他，似乎还没有从这次意外的来访中回过神来。

“我可以进来吗？”他又问了一遍。

“您来这干什么？”

她的神情像一只小鼠。

“您用‘您’称呼我？好像我们上一次已经彼此称‘你’了。”

“‘上一次’，像您说的，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您的任何消息。我们彼此又成了陌生人，所以还是称‘您’好。您来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份工作。”

她犹豫不决，最后终于打开防盗链，并且请这个男人进去。

她重新关上门，他把被雨打湿的外套挂在衣架上。

伊西多尔·卡曾贝格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间套房，这位年轻女记者多变的兴趣始终使他感到高兴。墙上有一些海报，一般都是美国或中国的故事片。拳球占据着客厅的中央，旁边是一张放有一些女性杂志的矮桌。

他在安乐椅里坐下。

“您的来访确实使我感到惊讶。”

“对于我们进行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调查，我保持着最美好的记忆。”

吕克莱丝点了点头。

“我看得出来。我同样没有忘记。”

上次他们在坦桑尼亚对第一个人的痕迹进行的调查，其中一些转瞬即逝的形象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记忆里，她更加专心地观察着他。一点八五米，一百多公斤：一个笨拙的巨人，似乎瘦了一点。

有些事情使他无法脱身，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来到这里。

他抬起了戴着精致的镀金眼镜的双眼，同样专心地注视着她。她用一根黑天鹅绒丝带扎住的红棕色的长鬃发，绿宝石般的杏眼、小小的酒窝和尖尖的下巴，使她显得像达·芬奇绘画中的一个隐隐约约的美人。他觉得她娇小可爱，不是漂亮，而是可爱，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吧！三年过去了，他们上次调查时她二十五岁，所以现在她该有二十八岁了。

她变了，不那么像假小子，而是更像姑娘了，但还算不上女人。

她穿着一件中式的黑丝绸上衣，领子遮住了脖子，却显示出了浑圆的肩膀。在上衣的背部，伸展着一只红色的老虎。

“那么，您建议我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